

郑成功历史研究

陈碧笙著

郑成功历史研究

陈碧笙 著

《郑成功历史研究》序

郑成功代表海上商业资本，以金厦两岛为根柢，养兵数十万，三次北上长江，与强大的清军相对抗，进而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我国神圣的领土台湾。功垂宇宙，万民共仰，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在两岸对峙日渐消除的今日，更值得我们怀念！本集辑有郑成功的家书、事迹、战功、信札二十余篇，约三十餘万字。一隅之见，仅供参考，实所至生！

陈碧笙

1995年9月

目 录

序

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	(1)
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	(24)
郑成功在收复、开发台湾过程中所面临的反对和斗争.....	(51)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	(58)
明代末期海上商业资本与郑芝龙	(69)
何斌事迹略考	(94)
郑成功焚儒服说质疑.....	(102)
从《惠安王忠孝全集》的两条史料中说明 1646 年郑成功是怎样在 海上起兵的.....	(110)
郑成功抗清研究——兼论与收复台湾的关系.....	(114)
1657 年—1659 年郑成功三次北上江南战役	(159)
对于郑成功抗清的分析 and 评价.....	(199)
郑成功三次战略大转移.....	(208)
论郑成功“尊君”而不“忠君”	(217)
1683 年清政府统一台湾	(224)
澎湖在对台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240)
郑成功抗清的发展过程及其动摇妥协倾向.....	(261)
郑成功对清和议问题及其与明室的关系.....	(272)
郑成功与抗清友军和沿海人民群众的关系.....	(285)
清郑之间的和谈.....	(299)

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

1662年(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从1660年阴历10月开始准备,到1662年1月底荷兰人献城投降,前后共两年两个月,其中对荷兰殖民军实际作战的时间共九个月,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从1660年阴历10月下令修船,到1661年阴历3月大军在金门料罗集中,为准备阶段。

(2)从1661年阴历3月23日大军从料罗放洋,到同年4月初一日在台湾赤嵌登陆,为渡海阶段。

(3)从1661年阴历4月初一日赤嵌登陆,到同月24日对热兰遮采取长期围困方针,为收复台湾本岛阶段。

(4)从1661年阴历4月底围困热兰遮城堡,到1662年1月底荷兰人献城投降,为战争胜利结束阶段。

本文拟根据中外文有关记载,扼要叙述各个阶段的准备和战斗过程,并对双方战略、战术的长短得失加以分析比较,以供关心台湾战史者参考。

(一)郑军面临的战争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

可以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分别加以考察,概括地说,对郑军有利的因素,大概有如下五点:

(1)从战争性质看: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郑成功为收复祖国领土、解放被压迫的同胞而进行的战争是一次爱国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和全

力支持。相反,荷兰殖民者在台湾作恶多端,人人怨恨,他们为保持其罪恶的殖民统治而负隅顽抗,从一开始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2)从兵力看:

郑军最盛时(1659年前后)拥有大小船舰数千^①,精兵一、二十万(号称“四十万”)。1660年在南京战败,陆师损失严重,水师船只亦多破损,但估计能战之兵至少尚有七、八万人;出动收复台湾的兵力,首批十一个镇约二万五千人,次批六个镇约一万二千人,合计约三万七、八千人,经过大修的渡海船舰约有两三百艘。荷兰平时在台驻军约一千二百人,1660年7月,为防备郑军袭击,增加援军六百人,合计一千八百人,分驻于热兰遮(Zeelandia)约一千一百人和普罗文查(Pnovintia)约六七百人(北部鸡笼要塞另有守军六十人),加上其他有作战能力的武装人员和黑人奴隶,总数仅有两千人左右,尚不及郑军首批兵力的十分之一。战争爆发后,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过七拼八凑,于1661年7月派来了第二批援军七百名,还不够弥补战斗伤亡和普罗文查城堡投降时被俘的损失。战争爆发时,荷兰留在大员港内的巨型战舰仅有赫克托(Hecter)号和斯.格拉弗兰('S Gravelands)号两艘,另外有小帆船白鹭(De-vink)号一艘和小快艇马利亚(Maria)号一艘,共计四艘。战事爆发后巴达维亚增援船舰十艘,在数量上仍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3)从战斗精神看:

郑军身经百战,纪律严明,士气旺盛^②,在驱逐荷兰侵略者、为

① 《明清史科》中编第五本第453—455页,《两广总督李栖凤揭帖》“据原付将许龙启前事……与郑成功为难致敌人恨深,于去年四月十一日,亲督战船四千号,连船入南洋,焚屋杀人”。

② 郁永河《伪邦逸事》:“海外诸国惟日本最富强……闻郑氏兵精,颇憚之”。

台湾同胞报仇雪恨的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而顽强^①。而荷兰雇佣军仅仅是为了微薄的工资替东印度公司的老板卖命,尽管也有一些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战斗经验,但在一再战败和长期被围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消极动摇情绪,士气不振,作战不力,甚至携械投降郑军。

(4)从战斗指挥看:

郑军由最高统帅郑成功亲自统率指挥,军令统一,力量集中,行动一致,能发挥最大的战争潜力。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是一个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标的殖民商业组织,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台湾在东方贸易地位的下降,他们不愿在防务上耗费过多的资金和人力。为此,以最后一任驻台长官揆一(Fredreick Coyett)为首的居台荷兰人和以樊特朗(Jan Van dez Laan)、费尔堡(Nicholas Vehlerlg)等人为代表的巴达维亚殖民官员之间就经常展开了剧烈的争吵。^②战争爆发后,困守热兰遮的揆一和增援司令考乌(Jacoc caeu)之间更在求援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分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量。

(5)从后方支援看:

郑军后方金门、厦门两岛与台湾前线相距仅一百多海里,帆船顺风一昼夜(十一更)可达。而荷军据守的热兰遮城堡与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根据地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相距在一千海里以上,逆风行驶需时四、五十日,顺风至少也要二十多天(战争爆发后巴达维亚派出的增援舰队于1661年7月5日出

^① 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英译本序载荷兰首任长官宋克承认说:“我们前此在中国沿海的行为激起了全体人民的反抗,一般把我们看作杀人者、掠夺者和海盗。我们对中国人的行为确是残酷野蛮的。我以为用这样的方法,永远达不到和中国通商的目的。”

^② 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当时出现了一个大好的时机,樊特朗已率领他的军官回到巴达维亚去了,支援舰队的船只又分散在各地”。

发,同月30日到达),补充增援自然要困难得多。

不利的因素,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从武器质量看:

荷兰是“十七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语),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和商船队。荷舰(俗称夹板船)高大坚固,甲板上有五个桅,帆樯可八面受风,行驶迅速,每艘装有大炮二十五至三十门;郑军战船高大仅为其三分之一,航行须靠顺风,一般只装有大炮两门。荷兰大炮射程远,火力猛,命中率高,有的且装在固定据点上,可以充分发挥威力;郑军大炮火力弱,发射慢,命中率低,数量也少,不足以攻破荷方砖石城堡。荷军普遍使用当时欧洲制造的精良的来复枪;郑军除两小队由投降的黑人奴隶组成的特种兵使用新式火器外,绝大多数还是使用弓箭、盾牌和大刀作战。在武器装备上,荷军占有明显的优势。

(2)从攻守形势看:

荷方城堡,特别是热兰遮城堡,建筑坚固,防守严密,且储备有相当充足的军火和粮食,可以长期扼守,以近待远,以逸待劳。郑军则需要横渡风涛险恶的台湾海峡,劳师袭远,又不能因粮于敌,这种以客攻主的不利形势,直到获得台湾人民起义响应、顺利占领赤嵌及其周围的广大土地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3)从同盟者(包括可能的同盟者)关系看:

然而,郑军最大的不利之点,在于未能同清廷妥协,金厦后方无时无刻不处在强大清军的严重威胁之下。^①万一清廷挟统一大陆之势,乘郑军主力远出之机,集中数省水陆兵力,向金厦两岛分进合击,在陷于两线作战和力量悬殊的形势下,郑军后方随时有倾

^① 《先王实录校注》第239—240页:“藩集诸将议曰:此番达虏来侵,虽被我杀败,其船只损失无几,满虏领先锋者所擒亦不多。伪朝既吊数省兵马船只,动费许多钱粮,若此一战,达索、率泰亦难回奏,势必溃集,再决胜负。”

覆的可能,台湾前线的士气、军心亦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影响到战争的全局。

对于以上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因素,身为最高统帅的郑成功是基本上有所认识的(尽管还不是那么深刻和彻底)。他在复台军事会议上提到台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城中夷夥不上千人^①,攻之可垂手得者。”对于清军会不会袭击金厦两岛的问题,更是再三致意,加以认真、深入的考虑。至于荷兰“炮台利害”,台湾“水路险恶”、“水土多病”以及“土番受红毛之苦”等等,在郑军内部也都经过反复、详细的讨论。知己知彼,谋定后动,郑军所以能获得复台战争的最后胜利,绝不是偶然的。

(二)郑军收复台湾的决策和准备

由于受到强大清军的牵制和威胁,郑军在决策收复台湾及其准备工作中是经历过一段迂迴、曲折的道路的,扼要介绍如次:

(1)在1657年以前,郑军方倾全力于抗清,根本没有想到出兵收复台湾,对荷兰人在1652年郭怀一起义(被怀疑为出于郑成功的策动)失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如严密检查郑方来台商船和任意截捕郑方航行南海船只等,仅下令封锁对台贸易,以为报复。

(2)1657年阴历6月,郑芝龙旧部何斌^②受东印度公司委托,

① 里斯《台湾岛史》第八章,“台湾平时守军不得少于一千二百人,但实际上往往超过此数,有时达到二千二百人。三分之一以上经常守备在热兰遮城堡附近,其余大约有一百人派到各行政区去”。

② 何斌,一作何廷斌。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称:“1657年,评议会一致决定:派一个使节携带若干信件和礼物往见国姓爷及其高级官员。充当使节的是一个最能干的华人长老何斌,他是公司的一名通事”。

携带信件和礼物到厦门找郑成功谈判“和港通商”，第一次向成功提出了出兵收复台湾的建议。何斌的建议至少有两点打动了郑成功：第一，台湾“饷税数十万”，“横绝大海，四通外国”，是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根本之地”；第二，荷兰守军不过一两千人，台湾各族人民不能忍受荷兰的殖民统治，纷谋反抗，“攻之可垂手得者”。但当时成功已作好北上长江、与清军一决胜负的准备，出师有日，一时自然不可能分兵去收复台湾。

(3)1659年阴历7月，郑军在南京战败，郑成功看到抗清大势已去，恢复无望，经过反复深入的考虑后作出了与清廷寻求妥协，集中兵力去收复台湾的决定。阴历7月28日，郑军从镇江返航，全师退出长江。阴历8月初8日，船队驶抵崇明，成功下令攻城，藉以炫示战败后兵力尚强，“逼其和局速成”^①（成功对诸将语）。同月12日，派蔡政随同清松江提督马进宝的中军前往北京“议和”。

(4)同年阴历9月，郑军全师回抵厦门。12日，蔡政从北京逃回，才知道清廷不仅根本拒绝和谈，而且派安南将军达素率领满汉精锐万余，会合闽、浙、粤三省水师，攻取金厦。最初郑军曾计划派遣一向留守金厦、实力比较完整的“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仁武镇往平台湾”^②，后来大概因为考虑到在清朝大军压境之际，不宜分兵出击，而郑泰、黄廷等也不愿意率兵远征而没有实行。

(5)1660年阴历5月，经过一番恶战后，终于打退了达素率领的覆岛大军，金厦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但成功认为清军“船只所失无几，满虏领先锋者所擒杀亦不多，伪朝既吊数省兵马船只，动费许多钱粮，势必凑集，再决胜负”^③，因此仍然严加戒备，“并空思

① 《先王实录校注》第218页。

② 《先王实录校注》第223页。

③ 《先王实录校注》第239—240页。

明以待之”。他为了试探清军动向，还特地派遣两名囚犯携带战书和妇女衣服到福州送给清福建总督李率泰和安南将军达素两人。这时候仍然还下不了决心立即出兵去收复台湾。

(6)一直到是年阴历 10 月，接到达素调回北京，清军船只“俱搁在岸边”，没有任何出海准备的情报后，成功才把酝酿多时的复台计划付之实施。他下令“催各镇修葺船只，限月终报竣，赴十一月出征。”^① 阴历 11 月，成功移驻金门，亲自部署渡海出战。阴历 12 月，准备复台的兵力陆续在金门集中。1661 年阴历正月，清帝福临死讯传到厦门，成功估计在所谓“国丧”期间，清王朝内部问题很多，一时不会大举对外用兵，这是出兵收复台湾的大好时机。同月，他在厦门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出兵复台，再次“传令大修船只”。阴历 2 月，成功率师驻扎金门，因为“船只修葺未备”，看看北风季即将过去，乃决定将复台兵力分作两批出发。除次批继续修理外，首批复台船队于阴历 3 月初 10 日在金门料罗湾集中候风，23 日开航向澎湖列岛前进。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早在 1659 年秋季，成功就已经决策出兵复台，只是因为不断受到清军的干扰和牵制，不得不一再延期。直到 1660 年阴历 10 月确信清军不会出动之后，才下了最后的决心，而时间已拖延了一年以上。接着又因为修船进展缓慢，师期再一次推迟了五六个月，到 1661 年阴历 3 月底全军出发时，已经迫近南风盛发季节，因而在行军和粮运上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假使郑军在 1660 年阴历 5 月击退清军后立即下令赶修船只，固然有可能把出师时间提早四、五个月（1661 年初）。不过那时候荷兰人正在警惕着郑军的入侵，大员海面集中有巴达维亚开来的增援战舰十

① 《先王实录校注》第 243 页。

二艘，足以在郑军船队入港前进行截击。到了1661年阴历2月间，这批船舰由于看到郑军可能入侵的北风季已经过去，就分散到东印度各地去。这样，郑军因受到清军牵制和等待修船而错过了顺风的时机，反而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为以后的顺利入港和登陆提供条件。由此可见，抓住逆风季里经常会出现的几天风浪平静的日子，在敌人想不到的时间内渡海作战，是可以收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果的。

(三)胜利进军

(1)澎湖阻风

1661年阴历3月初10日，郑军船队集中料罗待风，23日中午“天时霁静”，开航前进。24日，全部到达澎湖，分扎各屿。在这里又待风三日，27日重新开航，到柑桔屿时又遇到了顶头逆风，被迫折回澎湖。郑军根据何斌提供的情报，以为“数日内可到台湾，粮米不竭”，“数不带行粮。在澎湖各屿尽量收取，‘惟番薯、大麦、黍稷，升一奏解，合有百馀石，不足大师一餐之用。’”^①郑成功“惊乏粮，又北风无期”，于30日夜看到风势渐转，下令冒着“风雨阴雾”的危险开航续进。在澎湖阻风六日，连在料罗等风十四日计入，行军开始时就阻风二十日。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澎湖西距金门、厦门各约一百里，航程七更，东南距安平（荷兰统治时原名热兰遮 Zeelandia）五十二里，航程四更，是大陆进军台湾的天然跳板。自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代官吏逐走荷兰人以来，澎湖始终为中国军队所控制。所以这次郑

^① 《先王实录校注》第245页。

军船队能够以澎湖游击洪暄为前导，毫无阻碍地在此碇泊七日，不仅取得了一定的给养和补充，而且消息没有一点泄漏出去，使荷兰人处于完全无备的状态。

(2) 鹿耳门入港和赤嵌登陆

郑军船队于阴历3月30日夜一更开航，三更后“云收雨散”，顺风行驶。阴历4月初一拂晓，到达台湾外沙线，天亮时驶抵鹿耳门^①。恰值潮水大涨，比平常加深数尺，船队得以顺利入港，连最大的船只也毫无阻碍。除留一部分兵力扼守港口和北线尾岛外，大部分船舰都于同日下午陆续驶入港内。赤嵌居民望见，喜从天降，奔走相告，纷纷拿出货车、扁担及其他运输工具前来迎接郑军。在他们的帮助下，还不到两小时，已经有好几千名士兵完成登陆。^②他们立即分头占据冲要地点，保护市街房屋和粮仓，并包围了普罗文查城堡。郑军水师也完全控制了赤嵌与热文遮间的海面，把荷兰殖民军围困在两个互相隔绝的据点里。

鹿耳门航道(即北航道)夙称天险，“沙石浅淤”，“港道纡迴”，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此次郑军船队能够顺利驶入，并完成登陆，下面几个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 经过雨水和潮汐的多年冲刷，鹿耳门逐渐形成了一条可以航行大船的航道。这一点首先为当地渔民所发现，何斌又进一步加以探测，绘成地图^③，这次郑军船队就是依据这一份航图并由何斌和澎湖渔民领航入港的。

2. 鹿耳门之南另有一条可以通行大船的南航道，口狭水深，俗

^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此港甚浅，沙坛重叠，大船从无出入，故夷人不甚防备。”

^② 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

^③ 《台湾外记》卷五：“……成功闻其言，观其图，却如”六月中署，得服凉剂，沁人心脾，满心豁然。起抚何斌背曰：“此殆天之使公授余也！”

称大港，荷兰人在其南侧的一鲲身沙洲上建有热兰遮城堡，又将许多旧船沉塞港口两侧，使整个航道都处在城堡上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高枕无忧了。为了控制航道，他们还于 1627 年在北线尾岛北首建有一座小型堡垒——热堡(Zeeleng)，但在 1656 年的一次台风中倒塌之后，大概是为了节省经费或者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始终没有重修，因而失去了对北航道的控制。

3. 尽管荷兰人从 1659 年起就时常警惕着郑军的入侵，并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在当年北风已过、南风盛发季节，郑军会冒着逆风的危险渡海远征，他们是没有估计到的，因而处于完全无备的状态。

4. 郑军船队在料罗等风一十四日，在澎湖阻风六日，当驶抵鹿耳门时，恰恰赶上三月初大潮，潮水加涨数尺^①，坏事变成了好事。

由鹿耳门入港的意义在于可以直趋赤嵌，在当地汉族居民的支援下完成敌前登陆，进而占据险要，包围敌军，席卷全岛，反客为主，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但也应该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鹿耳门以外，台湾西南部还有几个港口可以登陆。特别是北面的蚊港（内有马沙沟小港，可通鹿耳门内港）、海翁港和南面的打狗港（1665 年荷兰人曾计划在此修筑城堡）等处，都有汉族居民散居其间，距离荷兰统治中心热兰遮和赤嵌也不很远。当时郑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如能分兵从蚊港或打狗港等处登陆，既可以完全避开荷兰守军的抵抗，又可以分进合击，把战果扩大到全岛各地去。清初人所写的《理台末议》说：“台湾三路俱可登岸，而鹿耳门为用武必争之地者，以入港即可夺安平（即荷兰热兰遮城堡所在地）而控

^① 《先王实录校注》作“四月初一日黎明”，但所有荷兰官私记载都说是 1661 年 4 月 30 日，换算阴历，应为 3 月 30 日，相差一日。

府治(即赤嵌,后为台湾府)也。一入鹿耳门,而台湾之势举矣。由北路进兵,则其势主缓,缓则必以众而临寡,以强而拼弱;由鹿耳门进兵,则其势主捷,捷则有以反客主之形,成控制之师。”这段话讲的虽然是十八世纪初的形势,但对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同样是适用的。

(四)早期的战斗

(1)第一次大员海战

尽管荷兰人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大批郑军在他们大炮的射程之外入港登陆,他们还是相信他们的高大船舰和精良火器以及有过镇压殖民地人民经验的士兵完全有把握打败胆小怕死的中国人,因此便拼凑所有兵力分水陆三路进行反扑。

水路荷舰以赫克托(Hectoz)号和斯·格拉弗兰('S Gnave-land)号为主力,辅以小帆船白鹭(Vink)号和快艇马利亚(Maria)号,边开炮边向郑军船队直冲过去。郑军由宣毅前镇侍卫镇陈广和左虎卫左协陈冲率领大型帆船六十艘迎击。荷舰一驶过来,立即有几十艘中国帆船蜂拥而上,象蚂蚁似的从各个方向包围住攻打,其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满装硫磺、焰硝之类易燃物品的船只,冒着猛烈炮火冲到赫克托号近旁,点起了火种,引起了舰上火药仓的爆炸,把这艘荷军主力舰连同舰上一百名士兵炸沉海底^①。其他三艘荷舰见势不妙,连忙逃出港外,郑军船只在后紧追。有五、六艘战船连在一起,搭成一条桥,钩住了斯·格拉弗兰号,已经有几个人奋

^① 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在浓烟中,突然发生了非常猛烈的爆炸,城堡上的窗子都受到震动。烟散之后,再也看不见赫克托号或靠近它的中国船只的痕迹了”。

勇爬上了敌舰，开始砍断绳索，差一点把它俘获；另有一条火船已经用铁索扣住敌舰的船头斜桅，使火延烧过去；但都被他们拼命挣脱。经过这次重创之后，马利亚号逃到巴达维亚报信，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都躲到鸡笼，转往日本去，再也不敢在台湾露面了。

(2) 北线尾之战

陆路荷军由贝德尔上尉(Captain Thomas Pedel,《先王实录校注》译作拔鬼仔)率领“精兵”二百四十名在北线尾岛南端登陆，^①想夺回这个控制南北航道入口处的小岛。他们以12人为一排，连放三排枪，神气十足地阔步前进。郑军士兵由宣毅前镇陈泽率领，奋勇迎击，箭如雨下，给荷军以重大杀伤。许多士兵“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另一路郑军又从荷军后面包抄过来，殖民军腹背受敌，“他们的勇气这时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开火便把枪丢掉了。”^②“中国人乘势猛攻，见人便砍，毫不留情。”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战斗中，贝德尔上尉及其部下118人当场丧命，许多殖民军跳入水中逃命，有的就淹死在海里，生还的只有80人。^③

另一路荷军200名由阿尔多普上尉(Captain Aldarp)率领，准备乘舢板前往士美村一带阻止郑军船只靠岸，看见大势不妙，不敢出动，改从海道增援普罗文查，只有60名冒险登陆，其余仍退回热兰遮去。

(3) 招降普罗文查

郑军一登陆就立即包围普罗文查。这是郭怀一起义失败后，荷兰人于1654年在本岛上增建的用以镇压当地居民的一个简陋城

① 荷方记载，北线尾之战发生于1661年5月1日，亦即郑军登陆的第二日，换算阴历，应为应四月初一日。

②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③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堡。当时驻有守军六、七百人，粮食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很少，用水仅能维持八天，火药还不足应付一次攻击之用。在困守无援的情况下，荷兰殖民当局派了两名代表往见郑成功，表示愿意付出一笔赔款，让郑军撤离台湾，遭到拒绝后，又坚持必须让普罗文查守军安全撤往热兰遮，才能交出城堡。郑成功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个岛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人，自应把它交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① 他采取武力解决与招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优待荷兰俘虏，把他们送回城堡劝降，另一方面缩小包围圈，把几十门大炮对准城堡，勒令他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毁灭性的打击。^② 阴历4月初4日^③，荷兰守军只好乖乖地献出了城堡和所有军用物资，向郑军投降，全部守军从司令到大约700名士兵都成为郑军的俘虏。

(4) 台湾各族人民大起义

郑军在赤嵌登陆和招降普罗文查的喜讯迅速传开，台湾全岛立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并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大多数人只有锄头、棍棒、标枪作武器，但却不约而同地在全岛各个角落同时爆发出来，声势之猛，规模之大，为台湾有史以来所未见。根据荷兰人事后的零星记载，发生暴动的地点有如下十多处：

1. 赤嵌汉族人民数千人自动跑到海滨去迎接郑军，帮助郑军登陆，引导郑军占领围仓厂及其他冲要地点。

^① 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② C. E. 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他们切断了海陆交通，包围了普罗文查要塞，切断了它同热兰遮的联络。他们也控制了乡村，禁止福摩萨人同被包围的军民有任何接触。上述行动由于得到中国居民中二万五千名壮丁的帮助，在三、四小时内就完成了。”

^③ 荷方记载，普罗文查守军于五月四日投降。